

新见上图藏元本胡注《资治通鉴》初读记

秦秦
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今年5月间影印刊行了上海图书馆所藏胡三省注本《资治通鉴》，为元刻初印本，首尾完具，至为罕覩。此书为学界所知是在二十多年前，当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尾崎康教授来中国调查宋元版书，在上图发现此本，据书中不见于他本之胡三省题记三十余条，判断其为现存数部同板元刻本中刷印最早者，且全书为无修板完本，仅卷81第26叶，卷163第11、12叶共三叶为抄配。尾崎教授并辨识出书中一百八十余个刻工姓名，又全文辑录胡三省各条题记文字，考订出每条之年月，撰写书志学提要，作为《上海图书馆藏宋元版解題·史部（二）》之一篇，刊载于《斯道文库论集》第32辑中（1995年）。

此元版《鉴注》虽藏于公立图书馆，但其后二十余年间几乎无人见过，偶有学者论及，也都是凭藉尾崎康解題之内容而立论，而解題披露的信息十分有限，因此对此书之认识，尚在洪亮吉所谓收藏家与鉴赏家之间。今全书刊布，珍罕史籍，化身百千，令人心喜，亟购得一部，初步翻阅一过，乃知其中佳处不胜缕指，以前《鉴注》文本中的许多疑案均可得到破解。

历来《鉴注》中有一处16字注文缺失，清初顾炎武已注意及之，《日知录》卷19《古文未正之隐》条云：

胡身之注《通鉴》，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后十六州赂契丹之事，而云“自是之后，辽灭晋，金破宋”，其下阙文一行，谓蒙古灭金取宋，一统天下，而讳之不书，此有待于后人补完者也。汉人言“春秋”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、有威权势力者，其事皆见于书，故定、哀之间多微辞矣，况于易姓改物、制有华夏者乎？《孟子》曰：“不知其人可乎，是以论其世也。”习其读而不知，无为贵君子矣。

近人陈垣《通鉴胡注表微·本朝篇》则云：

亭林以为所阙者身之讳言，吾则以为所阙者镂板时铲去。何也？盖身之全书，立言谨慎，忠愤所发，不能已于言者，亦只有痛于宋，而无忌于元。（中略）此条之阙文，盖镂板时偶检点及此，认为有碍而去之，非身之讳而不书也。文津阁库本《通鉴》乃于“金破宋”下补十六字云：“南北分裂，兵连祸结，凡数百年，而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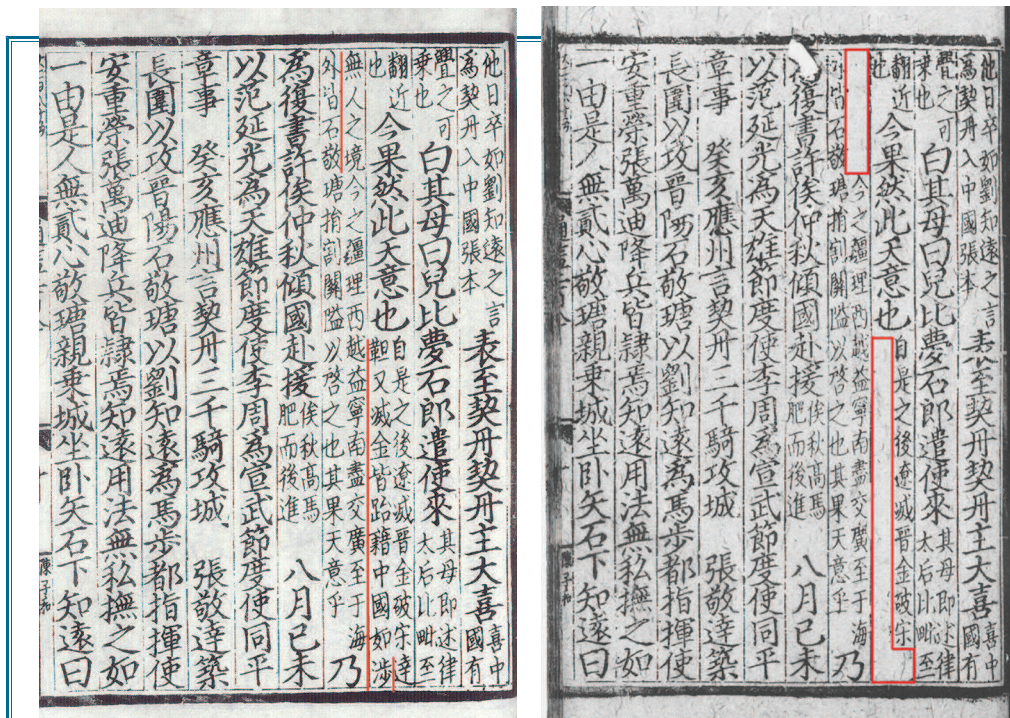
于元。”果如所云，又何必讳。且全注称元皆曰“大元”，无单称“元”者，与其妄补，毋宁仍史阙文之为愈矣。（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16页）

顾炎武所见胡注《通鉴》，其为元刊本，或为明万历年间吴勉学刻本，抑或为天启间陈仁锡评阅本，今不得而知，而陈垣所据则为清嘉庆间胡克家覆刻元本。元刊本今存世有十数部，已公开者有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陆氏函宋楼旧藏本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本，检两本之卷280第10叶，后晋天福元年“今果然，此天意也”句下之胡注皆缺16字。两元刊本间有明修板片，而缺字之叶尚为元板无疑。以下吴、陈、胡三本悉仍其空缺。1956年版中华书局点校本《资治通鉴》以胡克家本为底本，于此标示“原缺十六字”（9147页）。由此可见，从元刊本，到明吴、陈本，清胡本，再到晚近整理排印本，胡三省注文十六字沉霾竟已七百余年矣。今取上图本观之，前人从未得见之16字宛然在目：

达鞞又灭金，皆踏藉中国，如涉无人之境。

按达鞞亦写作鞞鞞，灭金者为蒙古，此以达鞞指代蒙古；踏藉，蹂躏践踏之意。胡三省以宋代遗民自居，入元隐居二十余年注《通鉴》，至五代石敬瑭父事契丹、割弃燕云之际，愤悁之情，不能自己，遂连类书及此后辽、金、蒙古三朝在本国旧土相踵代兴、横行无忌之状，痛故国之沦亡，忿异族之残虐，其语固当为新朝所忌，因被删削章句，深没其文，此点尚易看出。而此区区16字非铲除净尽而不可，疑更因其中以“达鞞”称呼蒙古之故。按王国维《鞞鞞考》云：“蒙人本非鞞鞞，而汉人与南人辄以此名呼之，固为蒙古人所不喜。吾侪既发见元人讳言鞞鞞之故，则其删削事实，改易名目，并不足深怪。而上所陈述武断穿凿之假说，固自有可能性在也。”后印本《鉴注》此处之留白16字，足为王氏之说添一有力证据。《鉴注》中另有“鞞鞞”或“达鞞”多处，皆谓古代民族，非用以指称蒙古，故不必删除。

此16字缺文，顾炎武认为胡三省是“讳而不书”，而陈垣以为“镂板时铲去”。今上图本《鉴注》出，可知版刻原有，初



左图为上海图书馆藏元本胡注《资治通鉴》，在静嘉堂藏元本胡注《资治通鉴》中（右），图示的十六字被删除

刷时文字具在，后印才被铲削。顾炎武未得其情，而陈垣独具只眼，为不可及。

此类因避忌而删削之处，书中恐所在多有，初读之下，再举两例。

一处已经陈垣拈出，卷294第17叶，后周世宗显德六年“导汴水入于蔡水”句，胡注引“□朝会要”，国图、静嘉堂两元本均缺一字，胡刻本同。陈垣《表微·本朝篇》云：“‘朝’上阙一字，陈仁锡本同。盖所引者《国朝会要》，以书名不便改，故阙之也。”按之上图本，正作“国朝会要”，陈垣推理精当，若合符节。而中华书局点校本补一“五”字（9595页），无版本依据，亦不合胡注原义，况且若真为“五”，非关忌讳，又何必刊落？

另一处尚未有人道及。卷286第6叶“兀欲姊婿潘聿撚为横海节度使”句下胡注引《考异》曰“《周太祖实录》‘聿撚’作‘聿涅’。今从《陷蕃记》”，后空白一整行有馀，非版刻格式所应有。检上图本，其下乃有51字，曰：

余观今北方之人，其言语其名称，多是有其声无其字，华人随其声以字书之，初无意义。聿撚即聿涅，语有轻重，字亦随异耳。撚音细。

此处所谓“今北方之人”，指蒙古、契丹等民族，作者自称为“华人”，有以外之。数语看似

不经意间，而夷夏之防俨然，其遭削除，亦势所必然。

除去以上所说有意删削者外，国图和静嘉堂两元本版面应有文字而空白之处甚多，胡克家覆元本或仍其空缺，或以意补之。此类情况多不胜数，下仅以两例说明之。其一，卷85第9叶晋惠帝大安二年“白沙督孙惠”句，胡注“白沙在邺城东南顿”下，两元本空缺大字11格位置。胡刻本删去“顿”字，补入正文“与机亲厚，劝机让都督于粹。机曰”13字。中华书局点校本同胡刻（2686页）。而上图本胡注下尚有“丘界，其地临河津，与濮阳对岸，置督守之”16字，并正文13字。胡刻本因无法补足注文，遂擅删一“顿”字以完文义。其二，卷116第17叶晋安帝义熙七年“击休官权小郎、吕破胡于白石川”句，下有胡注两行，静嘉堂元本残存17字，为明代补刻，国图元本则全部空缺，胡刻本同国图本，中华书局点校本标注“原缺四十六字”（3658页）。上图本则完好无缺，作“休官，夷部落之名，居于陇右，权氏、吕氏世为首长。白石县，前汉属金城郡，后汉属陇西郡。贤曰白石山在今兰州狄道县东，刘昫曰河州凤林县汉白石县。焯，昌志翻。县，徒”65字。静嘉堂本明代补刻之胡注17字中，有两字讹误，“部”误作“耳”，“徒”误作“走”。

上举两例，并非触及时讳，为何亦缺其文？细加观察版面状况，可以发现凡空缺之处均有文字挤刻现象，即本来一个字的位上刻入了二个以上的字。挤刻的原因，盖由于板片刻成后内容又有所增补，其方法为铲去原有文字，再嵌入新木条，刻字时减小字形字距，以一字之位置改刻多字。嵌入之新木条，刷印时遇水涨缩，日久偶有脱落，遂成空白。后日再刷时，又一时无法得到初印之本，未能据以补足文字，久而久之，遂无人知空白处为何字。明清翻刻本对这类阙文的处理，

（下转3版）

策划：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：
任思蕴 rsy@whb.cn
封面编辑：
陈韶旭 csx@whb.cn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
关注文匯學人

